

你让我顺水漂流

乌热尔图著

作家出版社

I 34.21
150

94675

乌热尔图著

你让我顺水漂流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让我顺水漂流/乌热尔图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
1996. 4

ISBN 7-5063-0980-7

I. 你… II. 乌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9355 号

你让我顺水漂流

作者: 乌热尔图

责任编辑: 朱珩青

装帧设计: 周荣生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京安印刷厂印刷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74 千

印张: 8

插页: 6

版次: 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63-0980-7/I·971

定价: 10.5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文学小传

乌热尔图，男，鄂温克族。1952年生，童年生活在嫩江畔莫力达瓦旗尼尔基镇，受汉族文化、达斡尔族文化的双重影响。1968年初中毕业后，回到大兴安岭北坡所在的驯鹿的鄂温克狩猎部落，在森林中生活十年之久。

1980年调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联，1981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，1985年底，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，其后，按自己的意愿返回呼伦贝尔草原，在贴近大自然的环境中生活与创作。

从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出版短篇小说集《七叉犄角的公鹿》（1985年）、《乌热尔图小说选》（1986年）、《琥珀色的篝火》（1993年，日文版）等。其中《一个猎人的恳求》、《七叉犄角的公鹿》、《琥珀色的篝火》分别获得1981年、1982年、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1988年，《老人与鹿》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

部分作品译成多种文字，在境外出版。



作者近照

乌热尔图，男，鄂温克族。1952年生，童年生活在嫩江畔莫力达瓦旗尼尔基镇，受汉族文化、达斡尔族文化的双重影响。1968年初中毕业后，回到大兴安岭北坡使用驯鹿的鄂温克狩猎部落，在森林中生活十年之久。

1980年调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联，1981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，1985年底，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，其后，按自己的意愿返回呼伦贝尔草原，在贴近大自然的环境中生活与创作。

从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出版短篇小说集《七只天鹅的公鹿》（1985年）、《乌热尔图小说选》（1985年）、《琥珀色的篝火》（

作者手迹

自序

这部短篇集表现的生活与我过去创作的文学作品一样，来源于鄂温克民族一个生存在森林中的分支，他们人数不多，但一直占据着我的想象。如果有必要指出他们生活的区域，那么读者将要在我国最北端的森林地带寻找，那里是北纬52度，东经122度。我想有些人会觉得这里过于偏僻，远在文化的边缘，与他们的兴趣、他们的生活不搭缘，但我一直确信，还有一些胸怀博大、怀有饱满的友爱和强烈的好奇心的读者，正在让自己的眼光透过喧嚣与骚动向远方观望。

我的创作意愿，与其他众多的创作者的意愿相同，对这种难以描述的意愿我们可以寻找一个比拟：最初你要找的是最称心、最熟悉的陶土，任何一种可供塑制的陶土永远来自你脚下的大地，这一点无人怀疑。所不同的是一个操作者对这一抔陶土所倾注的一切。在结束必要的制作程序，他才以一个接生者的自信说：这仅仅是一个陶器，而不是别的什么。

在我的内心中，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渴望把握出色的陶艺、希望有朝一日制作出一件绝无仅有的精品的工匠，但这一行当的巨匠，一位名叫科塔萨尔的阿根廷人，早已在一句绝妙的言辞中摧毁了我的愿望，他说：“……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体重演着人类的进化历程，重演着它的历史。”这样，他以视野的开阔和胸怀的博大，将人、人类置于同一个板块。正如他所言，人类只有一种，人所

生存的星球目前只有一个。

也许，在这里对智慧的读者更坦诚一些为好，应该像亲朋挚友间的倾述，谈谈你自己喜欢什么、不喜欢什么、曾经喜欢过什么，无疑，那会推进我终身渴求的人与人、陌生与隔阂的消解、精神上平等信任与亲密无间的达成，但那将拉长话题。

当一个不写诗、也不读诗的人，在这里把一首诗作为这个短文的结束语，献给读者的时候，尊敬的读者一定会谅解我对这首诗的偏爱。

它出自俄国诗人伊一日丹诺夫之手：

鸟儿死去的时候，
它身上的子弹也在哭泣，
那子弹和鸟儿一样，
它唯一的希望也是飞翔。

作者

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五日

目 录

自序.....	乌热尔图	1
胎.....		1
静静的等待		13
雪		21
沃克和泌利格		70
清晨升起一堆火		77
玛鲁呀，玛鲁		83
悔恨了的慈母		89
梦，还有猎营地捅刀子的事.....		100
你让我顺水漂流.....		113
在哪儿签上我的名.....		126
熊洞.....		140
灰色驯鹿皮的夜晚.....		146
萨满，我们的萨满.....		157
丛林幽幽.....		173

胎

他刚刚冒头的时候，是个小小的黑点，随后，增大了一些，变得灰鼠一般大小。在这不见边际的旷野，在这狭长的阿拉奇山谷的雪地上，慢慢地挪动着。

太阳板着脸孔悠荡了一天，看来，有点儿乏了，红着脸，倚在西面矮山的肩头，眼瞅就要落下去。荒野里的山岭还是那么高，狭谷还是那么深，覆盖着一个冬天积攒下来的雪。

猎手舒日克根本没有心思在这不论两条腿的人、还是四条腿的马都要皱眉的日子，来林子里逛悠。若不是三天前，他被雪地上新鲜的母鹿印儿勾住了魂儿，决不会像饿急了的母狼，整日整日来林子里趟雪。这两年，林子里的鹿变得金子一样难找难寻，再说眼下打鹿胎时节，碰见一头母鹿的蹄印，哪个猎手不双手发痒，两眼发红。

他站在那儿，显得又矮又小。雪埋掉了他的下半身，只露出上半身，看上去他像半截树桩，傻头傻脑地戳在那儿。他的前面四条长腿的母鹿留下了洋洋洒洒的印迹，他的身后却是自己的两条短腿犁开的一道雪沟。看来，这里没有谁肯赐予他一点儿方便，他的脸风吹日晒，变得黑黝黝的，头上猓狍皮猎帽的帽檐上，缀着一串冰柱，将他的头发和帽檐冻在一起。他两眼虽说缠了层血

丝，好像并没碍着他左右观望。他瞧见雪堆有鹿粪时，嘴角抽动，眼睛发亮。呃，你他妈可算在这呆了一会儿。他在心里骂起那头鹿。他使劲朝前拱了拱，摘下皮手套，伸手攥了一把鹿粪，放在眼前细细地瞅着。松树皮一般颜色的鹿粪，溜光的外皮上裹层白霜。这家伙过去多久呢？他想。他用手指捏着那粪蛋，意没费劲就把它弄碎了，变成一把土黄色的碎渣。呃，还没冻硬，这么说它走过去的时间并不长，总算跟在它的身后了。看来他并不满意自己的揣摸。弯腰又从雪堆拾起几个鹿粪，顺手塞进口中，闭上嘴，试探着用牙齿嚼了几下，再用舌头来感觉它的硬度。“啐！”他把口中变成草渣的鹿粪全都吐在雪地上。狗东西，真没冻透呐。它过去也就是升堆火的功夫，也许正呆在山坡什么地方。他望着山谷对面黑褐色的松树林，那里辨认不出树枝和树干的轮廓。这时，一条深灰色的大狗呼呼喘着粗气，顺着他的脚印追上来。这是他的猎犬，名字叫西诺。它饿了三天肚子，脊背上的毛乍竖起来，毛尖上挂层白霜。今天，它也挺不住劲了，悄悄地溜出去逮雪地里的老鼠。看来，它已经逮了几只，吞在了肚子里。“嘘——，你不能往前跑，还不到你使劲的时候。”他伸手拦住猎犬。知趣的西诺竖竖耳朵，伸长舌头，拖着尾巴，跟在身后。

他又趟着近腰深的积雪朝前挪动了。他想，天黑透之前还能摸到沟膛子边那片密匝匝的树林，在那儿露宿是不会挨冻的。可这没完没了的雪真够厚的，走起路来不光两条腿吃劲，前胸也要朝前拱，满是冰碴的雪窝里说不上伸出几只手在捏腿、掐裆儿，滋味真难受。出猎的头一天，他蹬上那双老掉牙的滑雪板，一时没在意，踩在一棵悬空的倒木上，咔嚓一声，它就断成两截。要不然，靠这双滑雪板踩在这硬邦邦的雪地上，就是慢步磨蹭，也不会受这么大的罪。他盯着缓步行走的鹿印，心里又嘀咕起来。这一路他自言自语，自问自答，不知说了多少话。他宽慰自己，想着

母鹿将要带给他的好处。同时，他也一遍遍地安抚它，虽说好些话是讲给自己听的，可他还是觉得对跑在前面的母鹿会有心灵感应。他劝它不要惊惊乍乍的，不要跑得那么急，窜得那么远。眼下，他的心情，已经变得烦躁，像头闷了满肚子怨气，又无处发泄的公牛。好家伙，你的四条腿真够硬实，从清早太阳在东山露脸，到它一头跌在西山，你这样走啊、走的，想让我帮你数翻过的山头，穿过的林子？这得叫我把十个冻成木棍的指头都他妈扳一遍。鬼东西，你去哪儿？到底喜欢啥地方？难道这儿就没你瞧上眼的林子？你怕闹，怕那些砍木头人呜哩哇啦像发情母狼的乱嚎，还怕怪模怪样的铁疙瘩拖的木头山上山下野牛似的怪叫。告诉你，你怕，我也怕；你烦，我更烦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盯着渐渐靠近的松林，那里的一切好像已经入睡，连轻微的鼾声都听不到。只有他自己的双脚把雪地踢成碎块的簌簌声，还有从冻了薄冰的外衣上发出的嚓嚓怪响。这几天，他的脑袋里老是出现那头母鹿。收住蹄子吧，你的四条腿累了。蹄子上的毛都被雪块蹭掉了，还浸出了血。狗东西！我这样骂你了，你可让我憋了一肚子火：野畜生，这么深的雪，我两条腿整整趟了三天。眼下可不是刚落头场雪的时候，现在的雪一天能变个模样：清早，雪像河里的冰，一脚踩下去，咔嚓嚓，顶头的硬壳碎了，散成花儿的雪一下子戳在你的裆儿；到了正午，不知哪阵功夫它们全变得软塌塌的，碰上啥东西都要沾，转眼就化成水。说起来真见鬼，这么冷的天，穿条精湿的皮裤，冻得像光腚走在林子里。到了晚上，整个人冻成一个硬壳，谁能猜出硬壳里皮肉的颜色，它是青的、白的、还是紫的？妈的，幸亏我的腿能动，手扣得响扳机，肩上的背夹子带着几天的干粮。再说，还有西诺这条猎狗。小心一点儿吧，没胆儿的畜生，犯了邪的野牲口！太阳落了，前面那片山凹多好，又僻静又窝风，你真该在那儿歇一歇。他不停地唠叨，闷着头，吃

力地挪动雪堆里瞧不见模样的双腿。

天黑成熊皮一般颜色的时候，他也没描上一眼那头母鹿的影儿。不能撵下去了，熬过这一夜瞧瞧明天的运气吧。他在松树林停住脚步，看中一块空地，不过这儿的雪也是那么厚。他皱紧眉头，憋足劲，脚踢手扬，清理出一块生火和睡觉的地方。他从背夹子上解下斧头，去附近寻找烧柴。不一会儿，他发现一棵脱了皮的死树，走过去，用斧头轻轻地敲了敲，干硬的树干发出空空的响声，这是棵挺好的烧柴，却让他放弃了。他知道砍倒这棵松树弄出的响动，会在沟膛子里传得很远，会把那头歇在附近的母鹿惊跑，那他就是再花上十天功夫，也休想贴近它的身边。他咬着牙用力推倒几棵根部烂掉的树桩，扛在肩，回到清过积雪的空地。火苗在架起的柴堆上一跳一跳的着了起来。他取出烤饼、方糖、还有午餐肉，放在满是冰碴的地上。呃，有日子没吃兽肉了，真是骨头架子都在变酥，这样活下去恐怕连山上的老鹰都不如了。要是火堆烤块熊肉，再砸开一截鹿腿骨，尝尝骨髓的香味，哪会像现在冻得像秋天的树叶一样，哆嗦起来没个完。他咽下口水，抹抹干裂的双唇，凑近火堆。这时，那头母鹿的影子从雪地钻出来，在他眼前晃动。他盯着它。鬼东西，三天啦，为啥不找个地方啃啃草？是瞧见了我的影儿，还是猜出有人跟在身后？不，你啥也没瞧见，也没嗅到什么气味，那么，你的耳朵顶的风就能听见身后的动静？这我可不信。你像被疯狼撵过似的，不停地跑，可你的蹄子又迈得这么稳，一点儿也不慌，你真不想找片林子歇下来？是呢，你在林子里瞅见不少怪东西，听到挺多怪动静，连这儿的的气味都让你觉得和过去不一样了，我知道这些都让你难受。可你要去哪儿？几百里方圆不都是那种铁疙瘩的怪味，还有砍木头人的喊叫？说来说去，最可怜的还是你，这么大的林子没了你的伴儿，连你歇脚的山凹都找不到了，林子好像再也不是你呆的地方

了。为啥偏偏是我瞧见你的蹄印，谁让我又是一个媳妇怀了娃儿，等着肉吃，等着钱花，一连两年背了运的猎手。来吧，我陪了三天，别以为我会掉过屁股，往回跑，那你太傻了，我还要陪到底呢。瞧瞧我们谁的运气好，你胜得了我，还是我赢你。我是说最后。

高高架起的火堆烧得挺旺，在黑沉沉的林子里发出一团光。火堆上粗墩墩的木头啪啪脆响，灰白色的木块转眼变成通红的火炭，火炭中腾起一股逼人的热气，可这股热气却缩头缩脑在火堆边打转儿。赶了一天山路的猎手累得头晕眼花，吃过一些东西，紧靠在火堆蜷着腿躺下了，猎狗刺猬似的缩成一团，偎在他的身后，紧贴他的脊背，想从他身上吸点热气，焐暖僵冷的四肢。他并没有睡着，侧着身子在烤火，一会儿脊背冲着火堆，一会儿又翻过身去，让胸脯享受火堆带来的温暖。在篝火的熏烤下，他湿乎乎的外衣腾起热气，这团热气转眼变成雾，消散在夜色中。现在，他没心思听林子里的动静，瞧那头顶的寒星。他觉得脑袋里昏沉沉的，身子骨僵成木棍，连动一动脚趾的念头都没有了。

刚闭上眼，他瞧见一个陌生的太阳。这个太阳又大又圆，亮晃晃地悬在他的头顶。他光着身子，孤零零地站着，前胸被直射下来的强光曝晒着，最初他感觉到一种得意，随后，变得针扎似的难受，他的皮肉发出烤熟的焦味。他被晒得难躲难藏，转过身去，脊背对着那无情的火球。很快，他的脊背也无力承受，有种火辣辣的痛感。渐渐地，那个太阳不再贴得那么近，悄悄地退离，变得很小很小，瞧不见它的影儿了。这时，他觉得自己被人捆绑着扔到雪堆，寒气从他脚底、前胸、后背，透了上来。他有点儿慌，左右寻望，发现并不是他一人处于这样艰难的境地，几步远的雪堆里还有个活着的小东西在动。他睁大眼瞅着，终于看清那是只狗崽儿，浑身稀稀拉拉长着嫩毛，它正在雪堆里打滚儿，冻

得嗷嗷叫。他朝前挪动几下，靠近它，将它搂在怀里。就在这时，他觉得脚底被一根针狠狠地扎了一下，不由得全身抽搐起来。他腾地坐起，醒了过来。他愣了好一会儿，四周阴森森、黑沉沉的，不见一点儿光亮。他发现睡梦中将两只脚伸进了火堆的残灰里，残灰上飘着一缕烟丝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他抽回伸出的双腿，低头瞅了瞅，真见鬼！白天被冻得鼓起一串水泡的脚趾，又被烫得黑乎乎的，变得怪模怪样。唉，狗东西，明天还要靠你赶路，挺住劲吧。他皱着眉，牙咬得格格响，探着身子，收拾残灰，重新将火拨旺。

他再也睡不着了，坐在火堆旁。在这儿除了火堆，一切都被冻得半僵半死的深夜，是很容易让他想起自己的媳妇。这几天，他媳妇的脸蛋，还有她变了形的身影，不时在他眼前晃动。这也许因为她也同那头母鹿一样，肚子里怀上了小东西的缘故。这让他觉得为了那小东西，豁出命在冰天雪地的林子里闯荡一番还是值得的。最初，发现这头鹿时，他就猜出是活了七、八年的母鹿。路过一片隆起的冰包时，他找到了那头母鹿跪下前蹄，舔食含有碱性的铜锈色冰包的印迹，从这儿估量出它不同往日、显得笨重的躯体。在两棵间隔适当的桦树上，他还找到它留在树干上细长的腹毛，那是母鹿凸起的腹部蹭着边挤过去的。他认准这头怀着胎的母鹿，沉甸甸的胎盘应该在二十斤上下，这可是一个乍眼的数字，要是把它弄到手，卖到镇子里的收购站，肯定到手一匝嘎嘎响的新票子；要是自己动手熬成鹿胎骨，托个精明的外乡人到街上去卖，那就有一大把钱捏在手心了。母鹿吆，母鹿！他真想用什么方式来回报它。在他最需要的时候，是它自己找上门，送给他这一份运气。可到底怎么回报这头注定要毁在他手里的动物呐，它不是普通的野兽，是一头于人无害的、温顺的母鹿。过去，老年人把这种心愿祭献了山神，可山神什么模样？现在连孩子都不

信了。

在噼噼啪啪重新燃烧起来的火堆边，借着桔红的火光，同想象母鹿的身影一样，他瞧见了媳妇山丘一般凸起的腹部，这使他紧缩的心变得舒坦、畅快。在他看来，那是个温暖、圣洁的山峰，在这谁也不准砍伐的山峰上，将要长出一棵粗壮的大树，然后，还要变成一片密匝匝的树林。到底什么时候知道那消息的？应该说是四个月前。那天，她连声喊你，嚷得你心烦，她却呆在一边抿着嘴，想笑又不好意思笑，一时让你猜不出她心里揣着什么念头。她悄悄地说：有了，我有了……。有了？你这个脑袋，还没明白？有了，就是有了。她抬头瞧着你，是她眼神明明白白地告诉你。有了！这下你可明白有了什么了。她的眼神有多美，你当时觉得像母鹿的眼睛，你乐得怪模怪样，可心里有点儿怕。究竟怕什么？现在你也说不清楚，没在心里甩掉那种情绪。你不是对她说，过来，我要摸一摸，好像这事并不是真的。不行，她晃晃脑袋，还小呐，小得像蚂蚁，也许刚有小鸟那么大。出猎的头天晚上，你不是把耳朵贴在那光溜溜、暖乎乎的山丘，听着从里面发出的响动。你在七岁的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，那是你把耳朵贴在地上，说要听大地打呼噜的声音。那时，你觉得地底下睡着一个老头儿。你听到了，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心跳。这时她说，他在里面蹬腿呢，又踹了一脚。你说，他呆在里面——我的娃，不怕憋闷？这是心情愉快时的古怪猜想。你说，他要呆在里面呆满九、十个月，时间可不短，里面没有风，也没有太阳，能比呆在林子里舒服？问得太怪了，你自己都觉得可笑。后来，你说，这孩子生下来一定要会哭、会笑、会伸胳膊，能蹬腿。她的脸是听了这句话变的颜色。一个女人生过一个死胎，真不容易忘掉它。看来，没有比这更让她难受的事儿了。

天色开始发白，林子里飘着厚厚的雪雾，露在雪地的树干、树

枝、灌木和山崖，都披上了毛绒绒的银霜。他扛着枪，离开蹲了一宿的火堆，在灰蒙蒙的雪雾里继续撵那头鹿。清早真冷，林子里的松木发出啪啪的脆裂声，雪地比昨天还要难走，雪面上一层硬壳变得又厚又硬，驮得住猎狗了。西诺摇着尾巴，颤颤巍巍站在雪壳上，有点慌，随后抖起胆，撒腿跑了起来。他凭借着多年养成的毅力，更加吃力地在雪堆里朝前拱，冻成冰板的积雪在他胸前断裂，碎成小块，发出叭叭叭叭的脆响。在山谷的拐角，雪地上有堆冒着热气的鹿粪。他抹着头上的汗，眼里闪出光亮。总算盯上你了，四条腿的笨蛋。来吧，有没有运气就看今天了。西诺，过来！你可稳住神儿，闻闻这儿的味儿，是不是刚刚过去的，……冲上去，圈住它，去！他拍着猎狗的脑袋，它竖起耳朵，急不可待地窜了出去，在硬邦邦的雪壳上跑得一溜风。

过了一会儿，前面传来一阵汪汪的叫声，声音挺近，要不是隔着一片桦树，也许就能瞧见它的影儿。西诺叫着，一声比一声急，它的声音凶狠、愤怒，显然把那头鹿死死地围住了。可怜的家伙，这回你可真要摊上难事了，这有什么办法，谁让你是一头鹿。他急急忙忙摘下猎枪，推上子弹，扛在肩，朝前猛跑。

他一口气跑出百十步远，总算瞧见了那头鹿，不过它的影子一时变得模糊，晃来晃去。他跑得太急，用力太猛，全身颤抖，头也在晕，他像夏天的蛤蟆张大嘴，胸脯一起一伏。你是跑不掉了，这么厚的雪，一条狗就把你圈得老老实实。果真，那头母鹿站在雪堆里，露出半截身子，左冲右撞，挣不脱西诺的纠缠。西诺死死地拦在它的面前，一会儿蹦到左侧，一会儿窜到右侧，机灵得像只鸟儿。端平猎枪的时候，他什么也没想，眼睛盯着鹿，板起面孔，瞄准它的前胸，那是猎手们渴望第一枪击中的部位。“嘭——！”枪响了。猛烈的炸响朝着四周的树林冲去，震得树枝上的雪簌簌地跌落下来。他觉得手指勾动扳机的一刹那，那头鹿变得